

日前,一则 2013 年辽宁高考文科状元刘同学,放弃 72 万港元奖学金,从香港大学休学,回母校本溪市高级中学复读,意欲通过再次高考,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的新闻,引起舆论关注。

极其私人化、大概率的事件,之所以会吸引人的眼球,不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的举止有多大“怪异”成分,而是踩到了人们对于我国教育制度和管理的某种“焦虑”又“无奈”的敏感神经。老实说,这也只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我国教育界(包括家长、学生、用人单位等)才会引发过度关注。那些对于刘同学的选择进行无端猜测和冷言嘲讽,并不厚道,也无助于推进我们一直在喊的“教育改革”。当然,这个事件不是没有一点可资我们反省的价值。刘同学离开港大的原因,根据目前最为可靠的信源,归纳起来有二:一是北大情结;二是香港大学网上学习时间比较长,眼睛不太适应。这两个理由,对于下定决心离开港大的学子,都有无可置辩的权重。如果我们连这点都不能理解、尊重,甚至还要让

纯粹乎? 单纯乎?

西坡

她“迷途知返”,真是有点多事。我注意到刘同学的母校校长的话:她“选择回到本溪,主观上是她想追寻更纯粹的国学,觉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对学业的追求”。这段话,完全可为刘同学的“北大情结”作背书。可是,其中的提法,却似实而虚,恐怕想得太单纯了。

什么叫“更纯粹的国学”?相信读过中文系的人都知道,综合性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系本科,是没有所谓“纯粹的国学”的,而且没有“更”的概念。从前是这样,在强调“通识教育”的今天,更不可能独尊一术而不及其余(需要提醒的是,对“国学”概念,要厘定清楚,否则难免走错门)。这是明摆着的,除非现在还有民国时“无锡国专”或者私塾、书院之类。刘同学倘若纯粹冲着“更纯粹的国学”去北大,恐怕会失望的。

还有一点我也觉得挺重要。在我国近现代那些称得上“国学

大师”的人当中,绝大部分都不是中文系出身,甚至连历史系、哲学系都不沾边儿。这就意味着,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“国学”研究者,读大学中文系是一个重要条件,但绝对不是必要条件。决定大师们的成功因素,乃是出于自觉和兴趣;至于所拜的导师,也不是仅囿于某校某系,他们或拜了一位游离于体制外的老师,或转益多师,或干脆自学成才,如此而已。而说到研究学问,以词学为例,从前的顶级学者如龙榆生、夏承焘、唐圭璋、钱仲联、胡云翼等(包括他们的研究团队),都不在现在热门的“985”院校,刘同学心仪的大学,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,从来也没有超过他们。北大很棒,想学“纯粹的国学”,能够在相对优越的学术环境里固然好,但那种非北大不进、非北大无以成才的理念,是没有多大

道理的。一味拘泥于这种想法,其本身是否过于“功利”了?

值得一提的是,像香港大学这样非常西化的大学,教师的学术背景和视野,非常深厚宽广,而这正是内地学者所欠缺的。这点相当重要。以前那些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等等,都有在域外游学的经历,接受相当的西式教育,这对于他们拓展思维空间和完善学术规范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可以说,



边看边聊

它比接受过多少“纯粹的国学”都重要。再者,像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丁邦新的专业素养,内地哪个学者敢说“我已超过了他”?因此,我们不要先入为主,想当然地以为人家“不行”。

刘同学的选择,好比穿鞋,合适与否,只有她最清楚。只是,她认为“北大”这双鞋适合自己,则让人疑惑:还没穿呢,咋知道就行?也许世上有一种鞋,更结实更轻便更舒适更时尚,却不是穿着鞋并自认合适的人都了解的,需要有人给出一点参考意见。拙文算不算其中之一?但愿我不是多事。

国庆长假回了一次老家。家乡的山上有座牌坊,从我记事时就立在那里了。家里有这样的老照片,三四岁的我被父母带着在牌坊下拍照。依稀还记得拍这张照片那天我是被带着去山上玩了。印象深的倒是小学时,年级里组织去山上春游,牌坊下面有卖小吃的摊头,卖一毛两毛的零食,再贵一点,同学们就要凑钱买了分着吃……

总之,与这座牌坊有关的回忆是不不少的。但从小只将这牌坊当成一个“景点”。知道它很古老,大概已在这存在了几百年,应该还将继续在这里百年千年。

然而,事实并不是这样理所当然。这次回家,我才知道,这牌坊并非一直立在这里。

“它是很多年前从别的地方搬来的。”我妈知道其中周折。是她年轻时候的事,80年代初,此地兴修旅游景区,将牌坊从别的地方移来。花钱购入还是国家资源调配?再具体的她也不知道了。可以问谁?当初旅游资源是国有,后来一度改革搞活都承包出去,再后来闹出纠纷,如今成了一个理不清的所在。谁也不知道可以去问谁。但老百姓还是一样享受着祖辈留下来的风景。若问这座牌坊:你属于谁?它也不会有回答。它和大山已是一体,属于大地自然,属于宇宙。

其实它本是有主人的——小的时候不懂。很多年离家也没有机会细看。这次回家我因起了兴趣,花时间细读牌坊上的铭文,读出了它的故事。

每座牌坊都有一个故事,大同小异。这一座,是这样的:

民女黎氏,自小乖巧,敬爱双亲,手足和睦。二八年,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了婚嫁。婚后安居乐业,不久怀胎产子。怎料夫突然因病亡故,家中骤然只余她与一个遗腹子。收拾悲痛,成为寡母的她,凭借己力,独身养育孤儿。不仅再未婚嫁,余生亦再未和男人说过一句话。好在儿不负母恩,寒窗苦读,终功成名就。寡母孤儿的故事传遍四方乡里。皇帝圣旨御赐寡母贞节牌坊一座。但母已积劳成疾,不久即亡……

一个百般滋味的故事。朝代更迭,物换星移。主人公与当时风气都成了昨夜星辰。一座牌坊锁住一个女人的一生。被感动——是因坚持。并非古代女子就个个坚贞。不然也不需特别立出牌坊。古代并不是没有潘金莲。一时忠贞不算稀缺,坚持一生,一辈子,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……守望一生,在哪朝哪代都成了传奇。坚守的背后是盼望、是隐忍、是信仰。在哪朝哪代都是珍贵。

当然,哪朝哪代也有“说一套做一套”的行为。不然也流传不出“又要xxx又要立牌坊”这句话。不期然居然站在牌坊下想起这一出,顿时大煞风景。

是一种质地的黄,仿佛散发着一种黏稠的醇香。饱满,陈实,灼人。那种带着香味的色彩,注定是一种叫人喜欢的色彩。谷子黄得越重,那谷穗就越沉甸甸地俯向大地。我想,没有一种农作物会像谷子那样,懂得对大地的感恩了。

谷子的收获,也有一种温情的美感。收获谷子,不像收获小麦、稻子那样,靠收割,而是剪谷穗。剪谷穗,多是女人的事情。谷子黄透了,女人们就在胸前系上一个肚兜,每人手握一把剪刀,开始剪谷穗。她们排成一排,每人占一陇。一边前行,一边手中的剪刀咔嚓咔嚓地剪着。声音,那样清脆,那么嘹亮,是丰收的喜悦的歌声。她们,剪取的是金黄的谷穗,更是金黄的喜悦。

谷子收下后,村子里的石碾就忙了,总要吱扭吱扭地响上那么几天。脱粒后的谷子,经过碾压后,才能变成小米。乡下人不喜欢用机器,他们认为石碾碾出的米才叫本色,才有土地的味道。碾米的,还是女人;碾米的女人,都包着头巾。头巾上,落满了谷糠;碾盘上,飘逸着米香,连那些摇摇曳曳的女人,都满身米香。

那米香,就又让人想到那黄黄的谷子,想到谷田里那些飞起的鸟儿……我,还想到了谷田边,站着

己的时尚生活商店,我们在这里买了书签、饰品、手提包,还有可爱的小摆件,每一样东西都印有大大的 MOMA。

地下室里有两座电影厅,听说放映的电影到现在还没有重样过。我们一人买了一杯冰淇淋球,边吃边观赏一部新锐导演的片子。午餐择在 Terrace,可以俯瞰整个雕塑花园,也能观赏到纽约的城市风光。

MOMA 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图画书,读上一整天也不够!虽然每周五下午有免费的参观时间,但花上 25 美元转一天,你会开始明白,如何欣赏现代艺术。



上海杂货铺

圆篮、四角篮、糠筛、米筛、箩……每种东西都会卖完的,手工的东西很少人肯做了。州桥以前卖竹编的店大概有五家,现在只剩我一个了。这个摊以前是我婆婆在摆的,20 年前她过世后,我就从厂里面辞职,过来摆到现在。我 80 年代嫁到蔑竹村去的,我娘家就在蔑竹村边上的杨家村,是隔壁邻居呢。以前村里有合作社,编好的竹器由供销社通过船运出去卖。那时私人不能做买卖,有人要篮子了,就编好给他,他给两斤粮票,算是等价交换,我结婚时候买的竹躺椅,就

口述/杨阿姨

(嘉定州桥竹器摊主)

图、整理/周祺

州桥竹器摊

是婆婆用两条肥皂换来的。我们摆摊的时候东西都是去竹器师傅家里要的,你要什么跟他说,他愿意做就做,不高兴做就说没有这个东西。也有自己做但不出来卖的,不是每个人都高兴出来卖的呀,那就帮他卖。以前四角篮几毛钱一个,就几分钱利润。现在买的人少了,基本是些前几年的老关系,品种也越来越少,都没东西可供应了。(注:“蔑竹村”源于明末清初以编织竹器为营的村落,位嘉定城南,现为嘉定新城众芳村)

老太婆笑得灿然,满脸的皱纹尽情舒展,每一条都不含糊,像一朵盛开的独本菊。

“小姑娘,我脸上的花瓣,有哪条不好看么?”老太婆问。

“条条都精美绝伦,比真的菊花还好看,我真羡慕您!”小姑娘认真地答。

“你也会有的,只要你太太平平地活到我这岁数。”老太婆也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嘿嘿,老太婆,你不知道,我才不要这些臭皱纹!”小姑娘满脸带笑,心里说。

老太婆把脸上的皱纹一条一条拿下来,理成整齐的一束,装进了金丝绒口袋。



夜光杯

皱纹

马而可

看着老太婆凝脂般的脸颊,小姑娘吓得目瞪口呆,好一阵才缓过神来,哆哆嗦嗦问:“您,您是魔术师么?”

“我可不是什么魔术师,这一生,我经历了许多开心事,也经历了许多伤心事,这些事藏在心里,我的心有时候像青蛙一样蹦跳,有时候像包着铅的石块一样沉重,实在受不了啊,”老太婆缓缓地说,声音清脆,语气沧桑,“后来,我把它们统统藏进皱纹,心就舒坦啦!”

“那么,皱纹可以不长在脸上么?”小姑娘很好奇。

“皱纹只有到了一定的数量,才能取下来,当然,每张脸的面积不同,但笑起来脸上至少要开一朵花,皱纹才够数。”老太婆

望着远处说。

“哦,原来是这样。”小姑娘若有所思。

“我还是把什么都装在心里吧,心里再怎么样,别人也看不出来,万一皱纹不够数,那多丑啊!”小姑娘默默地走开了。



谢煜明

青阳雨露,不私一物

(电视剧)

昨日谜面:春常在

(上海大米品种)

谜底:老来青

(注:老,老是)

MOMA 是一本丰富的图画书

平冉

毕加索的《山羊》、法国野兽派大师马蒂斯的一组浮雕《后背》,以及纽曼的 25 英尺高的铜雕《断层方尖塔》等等大作。最引我注意的,自然是罗丹的《巴尔扎克》。我看到一尊穿着宽大睡袍的巨人,双手被布料紧紧盖住——尽管人们都知道,那里什么也没有。我猜想这是博物馆以此方式向巨匠罗丹致敬,因他那“手雕得太像”而用锤子砸掉双手的精神。正是他这一锤子,打开了现代雕塑的大门。之后乘着扶梯,层层而上。说

实话,在 AVE 购物、在 century 21 扫货,我也享受;可在 MOMA,仿佛经历了无数穿越,感到灵魂的雀跃与悸动。

MOMA 在最开始的时候,更像是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的媳妇艾比的个人收藏馆。艾比以她出色的艺术敏感度和洞察力,从欧洲收集来各个艺术家的作品,使得 MOMA 发展至今。有别于传统的博物馆, MOMA 逐渐变成了一个品牌,衍生出自己旗下的相关产业。它拥有自己 MOMA 的书店,且是会员制;有自



七夕会 行旅印痕